

“现实题材回归年”思考·上篇

现实题材电视剧井喷是好事,但部分作品“悬浮”、失真令人频频出戏——

荧屏故事“伪现实”都有哪些“四不像”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这是荧屏上的风景:《恋爱先生》《谈判官》《一路繁花相送》《老男孩》《美好生活》《好久不见》《南方有乔木》《下一站,别离》《温暖的弦》……今年开年以来,各大卫视黄金档当代题材占据绝对上风。

这是官方网站的统计数据:2018年一季度共有276部、10939集电视剧备案公示。其中当代题材173部,6383集,占比分别为62.6%和58.35%。

业界有人由此得出结论,2018年是国产电视剧“现实题材回归年”。

现实题材井喷是好事。不过,仅从已播的黄金档剧集来看,可喜的大趋势下依然存在个别“伪现实”浑水摸鱼,即便精品相的剧中也有悬浮的“四不像”拉人出戏。这就难怪2018年三分之一已播,“爆款”话题迟迟未见,就连收视率平均破1都是个不容易完成的任务。原因简单,失真的现实很难赢得真诚共鸣。

不像真都市:出则豪车入有豪宅,这是“小时代”式的狭隘视角

《温暖的弦》新开播,前四集就走遍如今都市悬浮剧里所有的俗气套路:主要人物开篇即从国外来,回国便是成功人,出则豪车入有豪宅,高端定制没有重样;男一号男二号循例都是只爱女主角的霸道总裁,女一号女二号遵从常规一个纯洁无瑕一个心机重重;为了暗示男女主角有着前尘往事,一个年纪轻轻靠安眠药度日,另一个天天大汗淋漓地午夜有噩梦;让观众从各角度欣赏演员颜值,女主角打个翘腿必会以男主角接手后镜头旋转



即便“霸道总裁”身份有跌宕起伏,但他的上下求索不重要,谈恋爱才是“伪现实”的正经事。图为《谈判官》海报。

360度结束,男女主角参加社交聚会时两人一定显得光芒万丈……

如上定律放在《谈判官》或《恋爱专家》里并无不妥,尽管主角们身份变了。《谈判官》里神秘家族的唯一继承人会一夕落难,《恋爱专家》的女一号不会富家女设定,但身份差异并不会影响他们脚底不染尘的生活待遇。更重要的是,无论剧中人身处哪里,他们在职场上的对话没有行业壁垒,所有的精英范儿都靠身上手表包包明码标价。剧本所费最大心思,无非是变着花

样让他们“四角”甚至“五角”地谈情说爱。

真都市从来都是万花筒,当然有豪车华服,但更多的是市井烟火。看不见真实的人生冷暖,也不愿表现真正的人心喜悲,其实都是“小时代”式的狭隘视角,在电影界已渐走下坡路。可没想到,“被物质囚困的青春”“用物质堆砌的生活哲学”并未遭遇穷途末路,而是在电视剧里“打开局面”。在40集起步的单调故事里,为赋新词强说愁,乐此不疲地呈现偶像剧桥段。

不像真奋斗:“小儿科”的设定下,成功都是闹着玩的

中国观众爱看欢喜结局,这不假。乐见好人有好报,付出有回报,这是极其朴素的人之常情。但总结一些都市剧里的成功,“开挂”是关键词,“人生巅峰”攀登得不费力气。

《好久不见》从大学毕业的年份讲起。开篇,他们的“出厂设置”一穷二白。全剧过半,当年蹬着三轮做小买卖的姑

娘成了创业先锋,曾经挖空心思靠男性上位的女生摇身风投行家,其他几位不是大佬就是叱咤一方的企业家。后半段“商战”剧情展开,今天我为你投资一个亿,明天你收购我25%股权,土地交易、全球采购,呼风唤雨全凭台词告知。虽然剧中这些年轻的CEO、COO也会遇到挫折,可即便一夕之间千金散尽,只消画面一转“多年后”,全体人员又可拍拍尘土东山再起。就像孩子们玩的大富翁游戏,不问过程,只诉结果。

现实生活没有快捷键,真正的成功要么由无数细节堆叠而成,要么偶然之中藏着必然。国产电视剧常被寄予刻画心灵画卷的希望,那么就该把经得起推敲的细节、掩藏在表象底下的必然剖析给观众,而不是用几碗心灵鸡汤灌醉自己。

著名编剧高满堂曾呼吁“国产剧应该多关注平凡人的生活”,这里的“平凡”不仅指生活里职业普通、境遇普通的真实的人,同样指代一步一脚印的平凡奋斗轨迹。

不像真人性:把无理取闹错当有个性,把人性复杂简化为“亦正亦邪”

这个场景,观众实在太熟悉:第一集,男女主人公海外偶遇,因误会不欢而散,可回国后发现冤家路窄。于是,故事就在欢喜冤家的模式中曲折向前。这个套路里一般还得加上主角特别的性格;女主角明明知书达理又有正义感,偏偏初遇男主角时会无理取闹发挥到极致;男主角总是“有故事”的人,而且往往游走于社会边缘。

与今年一众现实题材相比,《老男孩》足够真诚,但也足够平庸。最大败笔就在前两集。澳大利亚的阳光底下,女一号以搭错车的方式偶遇男一号,如此巧合本已太过生硬。没想到自己迷糊闯下的祸,女主角却嚷嚷着直把责任推给对方,幼稚病与狂躁症一起发作,与她此后表现

的种种正直善良大相径庭。

《南方有乔木》优缺点都异常突出。优点是该剧开拓了国产剧对于无人机研究这一领域的新视野。缺点之一则是“剧情不够回忆录”,40多集若脱掉内回水分,干货顶多撑10集。更大的毛病是从原小说里带来,男主角有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曾混成了所谓大姐大的身边人。但移植到大众化的电视剧中,如此脱离现实的设定太过突兀。人性当然是复杂的,但其复杂性可以是一向讲原则的慈父为了孩子循私情,也可以是豪爽之人因自负心太重而斤斤计较,甚至可以是某一瞬间对于不该发生爱情的人微微一动手……总之,人性复杂并不需要简单粗暴地把当事人置于社会边缘。

不像真面容:被滤镜批处理的画面,少了几分生活的粗粝

最后,也许是对好剧吹毛求疵,却是许多剧集的集体病症。

打开《下一站,别离》,好演技的于和伟驾驭冷嘲或热讽,一出“人间喜剧”直捣中年人内心的情感困境。但好剧却有几分奇怪观感。剧中,几乎所有人、所有背景都是被“美图秀秀”批处理过的产物。男演员一个个肤白粉唇全方位无毛孔,本就天生丽质的女演员直接白亮到与背景融为一体。至于医院、公车、街景等,也都在统一滤镜下被渲染成了糖果色。

用滤镜取代自然美,用美颜覆盖真面孔,曾是古装玄幻剧用滥的画风。那些流量明星追求上镜无死角、脸蛋无瑕,结果却把电视剧拍成了平面美妆图,毁了真实感。

可不知何时起,一些现实题材剧也染上了颜值依赖症。主打“纯爱”的《一路繁花相送》里,男主角的出场自带柔光滤镜,而甩不掉偶像包袱的《南方有乔木》,男女主角是否在场,直接影响到这帧画面要加几层滤镜,以至于同一部剧同一人会呈现出两种肤色。

被“一键美颜”的剧集里,草木春色天光流转常常消失不见,冬天一律白茫茫,夏季一片“阿宝色”,肤色失真看似小事,但随着一棵棵行道树在路边站出了塑料感,生活的粗粝,便在这一层又一层的滤镜里大打折扣。

去年曾获上海国际电影节华语电影终身成就奖

王丹凤:从影40余年写就银幕美丽史诗

■本报记者 吴钰

一代传奇女星王丹凤昨天凌晨逝世,享年94岁。从影40余年,奉献了50多个银幕形象,她把自己最后一次公开露面留给了去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获颁华语电影终身成就奖,全场掌声响起,饱含着观众对“美丽”电影的热爱,更有几代电影人对于艺术的一片温暖初心。为向王丹凤致敬,定于今年6月举行的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在“向大师致敬”单元中公放放映《护士日记》2K修复版。

从周璇的时代走来,风靡一时的绝代女伶数之不尽,但能像王丹凤美丽一生不褪色的少之又少。“50年代最漂亮的女演员”在半个世纪后,为何仍有那么多影迷难以忘怀?

“以前说一个女孩子好看,就说她长得有一点像王丹凤”

1924年出生,王丹凤原名王玉凤。上海影坛熠熠生辉的明星多如许,周璇、袁美云、胡蝶、阮玲玉、陈云裳……照片挂满了她的房间。邻居影星舒绣文知道她爱看电影,就将她带到片场,推荐给导演朱石麟。一见面,朱石麟就慧眼相中,与她签订片约。

朱石麟将她名字改名“丹凤”,出自《诗经·大雅》中的“丹凤朝阳”,寓意贤才赶上良机。果然,她的处女作《渔光曲》一鸣惊人。王人美珠玉在前,王丹凤也毫不失色,以出水芙蓉的清新打动了观众。

以前说一个女孩子好看,就说她长得有一点像王丹凤。在上海一众争奇斗艳的女星中,王丹凤独树一帜;美丽摄人的容光之下,不失朴素本性。她从不以明星自居。以“小周璇”之名驰誉影坛后,也依然一部接一部地专心拍戏:《落花恨》《春》《秋》《三朵花》《合家欢》《两代女性》……



一代传奇女星王丹凤昨天凌晨逝世,享年94岁。(资料照片)

美而不自知,几乎与花边新闻绝缘。王丹凤因此格外得到媒体和观众的尊重。

拍《护士日记》,她到瑞金医院学打针、学护理

1948年,王丹凤与胡蝶合作《锦绣天堂》而前往香港。《瑶池鸳鸯》《琼楼恨》《方帽子》等作品一出,事业再上巅峰,影迷遍布东南亚。本可以继续风光,但怀着对新生活的向往,她决定返乡与身在上

海的柳和清完婚。

王丹凤曾撰文回忆,自己婚后不打算继续演戏。旧社会“戏子”地位很低,她本意在家相夫教子。在身边人的鼓励下,才重新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找了一份工作。

复出后,她也内心忐忑。演过那么多电影,直到话剧《雷雨》,她才第一次学习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王丹凤有张在大银幕上放光的脸,但更难的是把一切放下,演一个朴素真实的平民女子。拍《护士日记》,她到瑞金医院学打针、学护理,与护士交朋友。演《女理发

师》,她去沪上最有名的南京美发店找女师傅学手艺。下农村拍戏时,戴着草帽下地亲手翻土;在内蒙古拍雪景,王丹凤就住在荒凉偏僻,连屋顶都没有的房间里,日日夜夜在没膝大雪中艰难跋涉……1961年,王丹凤与赵丹、白杨、张瑞芳、上官云珠、孙道临、秦怡等22人成为“新中国人民演员”,也就是影迷所说的“二十二大电影明星”。她的一段段经历,也在电影圈传为佳话。

最后一次演出,是在《玉蝴蝶》中,从少女演到老年。回溯一生,王丹凤从16岁演到了60岁。电影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她却创造了几乎不可能的奇迹。

落叶归根,与丈夫柳和清深居简出,享受两人的晚晴岁月

从银幕隐退后,王丹凤还活跃在社会舞台上。

在香港筹办功德林素菜馆,忙得不可开交时,有人请她为失学儿童筹款。王丹凤暂停了手头所有的事,打“飞的”参加系列义演,演出极为成功,而王丹凤谢绝酬劳,分文未取。或许正是因为这份胸怀,她演过的每一个女子,才善良得格外真实动人。

王丹凤晚年归于上海,在陕南村的家中闭门谢客,与丈夫柳和清深居简出,享受两人的晚晴岁月。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去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她在电影节上获颁上海国际电影节华语电影终身成就奖,满头银丝的她只有言简意赅的几句话:“感谢上海国际电影节。祝华语电影越来越好”。影迷们为她魂牵梦萦,而王丹凤对自己家乡故土,有着更深的眷恋。

上海见证了她的纯真童年、青春岁月,走过艰苦风光,也终究成为了她的归宿。她一步步的来时路,不仅留下了名伶的温柔倩影,更留下了几代电影人传承不改的温暖初心。

“致敬国旗国歌 传承红色基因”升旗仪式举行



本报讯(记者姜方)“致敬国旗国歌 传承红色基因”——上海市中小学生学习爱国主义教育主题升旗仪式昨天上午在杨浦区国歌纪念馆举行。

仪式结束后,市民和学生参观了毗邻国歌纪念馆的国歌展示馆。建筑面积1450平方米的国歌展示馆分为上下两层,通过实物陈列、场景再现、多媒体互动等手段,全面展示了《义勇军进行曲》从《风云儿女》主题曲到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历程。2015年,国歌展示馆入选第二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

仪式上,市民和学生参观了毗邻国歌纪念馆的国歌展示馆。建筑面积1450平方米的国歌展示馆分为上下两层,通过实物陈列、场景再现、多媒体互动等手段,全面展示了《义勇军进行曲》从《风云儿女》主题曲到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历程。2015年,国歌展示馆入选第二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

快评

当谭盾遇上德彪西,“狂想之夜”得“意”忘“形”

刘雨杉

1918年的一个春日,法国印象派作曲家德彪西离开了他所描绘过的诗画世界。百年后,作为第35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原创作品专场,作曲家、指挥家谭盾日前携上海交响乐团共同演绎了他与德彪西的四大狂想曲。两人的作品交错上演在“狂想之夜”,谭盾的弦乐对话德彪西的管乐,一“狂”一“想”,一动一静,完成了一场东西方文化跨时空的互动交融。

《萨克斯狂想曲》创作于1895年,是德彪西应邀为萨克斯量身定做的一首作品。乐曲由钢琴的呢喃低语开篇,点描般绘制了一层朦胧的虚景。之后,弦乐、管乐、萨克斯相继叠入,螺旋上升、起伏跌宕。德彪西曾称萨克斯为“像水一样的乐器”,确实,其游走迂回的旋律线条,圆润通透的音色音响,竟让人听出了“水”的感觉,仿佛一不小心便会流逝。略显遗憾的是,乐队版本是由后人在德彪西原作钢琴版本的基础上改编而成,因此,乐曲中配置器的欠妥使萨克斯的旋律湮灭在庞大的乐队音响态势中,无法捕捉到它的声线,使听觉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失焦。

开篇的《萨克斯狂想曲》是“狂想之夜”如歌行板的一个起点,谭盾的小提琴狂想曲《戏梦人生》则是现实与梦幻的交织。该作首演于1988年,如今旧梦新“绎”,更像是谭盾对自己创作的阶段性回顾。他邀请了曾参与首演的小提琴家徐惟聆助阵。两人是多年旧友,彼此都怀揣着那份对音乐的初心,所以默契十足。该曲由耳熟能详的“京戏种子”孕育萌生,随后不断衍生滋长。中国传统京剧曲风在重复节奏与游移调性间无斥的戏剧性张力下,旋律中心被逐一冲散,分裂的动机在无调性里飘渺。显然,“既传统又现代”的效果。比如,《望夫石》中的男女隔空和声,小戏间的华阴老腔串联,埙、琵琶、水琴等大量民族乐器的使用传递出了专属于中国的现代旋律。

据悉,除了赴爱丁堡国际艺术节之外,《神话中国之洪荒时代》上海校园巡演也在筹备之中。

管而作,1911年单簧管与乐队版本问世。作品第一部分音色忽明忽暗,轻薄梦幻;第二部分音色厚重饱满,谐谑幽默,其中不乏单簧管的炫技。两部分介于幻想与诙谐之间,相互制衡。范范的演奏十分出彩,对气息的精密控制奏出半透明的音响色彩。乐队减弱的间,单簧管低声的答,听者在无意识中被带入了一个空灵的世界。一部优秀作品在诞生后,也给予了演奏它的相关乐器更丰富的表现余地和创新的可能性。

都说纪念德彪西就是纪念音乐现代性的开始,2018年对谭盾而言,同样也是值得纪念的。40年前他考入中央音乐学院,由此开启专业音乐之旅。二人都是颇具“海绵”精神特质的作曲家,善于汲取不同音乐元素并将其运用于自己的创作当中——如美兰之于德彪西,京剧之于谭盾,他们的作品有着64卦自然声音的纯粹想象和热爱。

谭盾取材于《易经》中国的古琴狂想曲《水火交融》凸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平衡感与对立感在乐曲初始便一目了然,寓杂多于统一,形成有艺术性的声音线条。大提琴演奏家赵静的诠释无可挑剔,乐思有逻辑性的动态展开,主旋律接续中埋伏着组合的音色和隐藏的声音。这首蕴含哲思的现代性作品可听性却极强。尤其是结尾处,大提琴的持续刮奏、间接让位,乐队的重心偏移、偏重至失重,极弱的力度消褪后,迎来强有力的结束。收梢更让人感到其创新无限的内在之“意”,起其特定技法的外显之“形”。

得“意”忘“形”应属音乐表现形式中的最高境界——当听众领会了不可名状的意境,也就自然忘记了附和在其之上的某种形式。四部作品在起承转合之间以意赋形。当谭盾遇上德彪西,是一个世纪的补白,是一种存在于不同时空中的声音对话。这让我想起保罗·策兰的诗歌《苍白声部》:“苍白声部,从深处剥取,无言、无物。而它们共用一个名字,你可以坠落,你可以飞翔,一个世纪的疼痛收获。”(作者系上海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

上海市重大文艺创作项目进行时

原创准剧通过现代演绎,表现中华创世神话的意蕴

《神话中国之洪荒时代》应邀参加爱丁堡国际艺术节

本报讯(见习记者王筱丽)作为第一部“走出去”的“创世神话”原创作品,准剧《神话中国之洪荒时代》将于今年8月21至27日应邀赴美参演爱丁堡国际艺术节演出四场,双方已于日前签订演出协议。

该剧5月1日晚在沪首演。全剧由《补天》《精卫》《息壤悲歌》《望夫石》四折组成,全长90分钟,以“水”为线,既相对独立,又互相关联,展现了华夏民族从诞生到逐渐掌握自己命运的伟大过程,从中折射出深种在中华民族血液中的大爱、坚韧。扎根传统又不失现代意识的舞台呈现,得到了观众的认可。一位法国观众留言:传统的和现代的混合,让我们感到惊喜。特别是在服装和音乐的表现上超

当有水平。我们感觉像发现了一件美丽饰品,感到很愉快。舞蹈、形体以及灯光的结合是相当壮观的。对于热爱中国文化的 외국인来说,错过这样的演出会很遗憾。

据上海准剧团团长龚孝雄介绍,作为落实“中华创世神话工程”创排的新剧,《神话中国之洪荒时代》以观众熟悉

的神话故事为蓝本组合创排,力求通过准剧的现代演绎,表现从盘古开天辟地到大禹治水的创世神话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精神。如何将戏曲的舞台呈现与现代的表现方式相结合,使年轻观众更容易接受《神话中国之洪荒时代》,为此主创们花费了不少心思。无论是跨界的音乐编曲还是时尚的视觉传达,都营造了“既传统又现代”的效果。比如,《望夫石》中的男女隔空和声,小戏间的华阴老腔串联,埙、琵琶、水琴等大量民族乐器的使用传递出了专属于中国的现代旋律。

据悉,除了赴爱丁堡国际艺术节之外,《神话中国之洪荒时代》上海校园巡演也在筹备之中。